續禮記集說

自序

余成童後始從先師沈似裴先生受禮經知有陳澔不知有衞湜也又十年始得交鄭太史筠谷筠谷贈以衞氏集說窮日夜觀之采葺雖廣大約章句訓詁之學爲多卓然敢與古人抗論者惟陸農師一人而已通籍後與修三禮館吏以禮記中學記樂記喪大記玉藻諸篇相屬條例既定所取資者則衞氏之書也京師經學之書絕少從永樂大典中有關於三禮者悉皆錄出二禮吾不得寓目禮記則肄業及之禮記外傳一書唐人成伯璵所撰海宇藏書家未之有也然止於標列名目如

郊社封禪之類開葉文康禮經會元之先較量長樂陳氏禮書則長樂心精而辭綺矣他無不經見之書至元人之經疑迂綴庸腐無一語可以入經解而大典中至有數千篇益信經窟中可以樹一幟者之難也明年奉兩師相命詣文淵閣搜撿遺書惟宋刻陳氏禮書差爲完善餘皆殘闕無可取攜珠林玉府之藏至是亦稍得其崖略已在衞氏後者宋儒莫如黃東發日鈔中諸經皆本先儒東發無特解也元儒莫如吳草廬纂言變亂篇次罔分名目乃經學之駢枝非鄭孔之正嫡也廣陵宋氏有意駁經京山郝氏居心難鄭姑存其說爲迂儒

化拘墟之見而不能除文吏深刻之習宋元以後千喙
雷同得一岸然自露頭角者如空谷之足音跫然喜矣
國朝文教覃敷安溪高安兩元老潛心三禮高安尤爲
傑出纂言中所附解者非草廬所能頡頏館中同事編
晉者丹陽姜孝廉上均宜興任宗丞啟運仁和吳通守
廷華皆有撰述悉取而備錄之賢于勝國諸儒遠矣書
成比于衛氏減三分之二不施論斷仍衛例也

姓氏

漢 鄭氏康成

魏 王氏肅

晉 賀氏循

梁 崔氏靈恩

皇氏侃

北齊熊氏安生

唐 陸氏德明

孔氏穎達

賈氏公彥

張氏守節

趙氏匡

成氏伯璵

宋

劉氏敞

司馬氏光

何氏亂

方氏愨

馬氏晞孟

劉氏彝

陸氏佃

程子頤

張子載

周氏諝

呂氏大臨

周氏行己

李氏覯

陳氏祥道

陳氏暘

胡氏安國

葉氏夢得

應氏鏞

程氏迥

林氏光朝

呂氏祖謙

朱子

項氏安世

輔氏廣

楊氏復

游氏桂

顧氏元常

沈氏煥

魏氏了翁

已上諸儒衛氏已列其名氏而其說有采之未備者今取其有與後儒之說互相發明重加輯錄間多節取以廣衛氏所遺

漢司馬氏遷

孔氏安國

戴氏德

班氏固

鄭氏衆

馬氏融

許氏慎

盧氏植

何氏休

趙氏岐

蔡氏邕

高氏誘

李氏巡

孫氏炎

譙氏周

韋氏昭

晉杜氏預

傅氏咸

徐氏邈

劉氏智

梁賀氏瑒

何氏子季

北魏李氏謐

袁氏翻

唐韓氏愈

柳氏宗元

宋聶氏崇義

孫氏奭

歐陽氏修

蘇氏軾

顧氏臨

劉氏恕

呂氏希哲

彭氏汝礪

程氏大昌
鄭氏樵
林氏之奇
王氏炎
鄭氏諤
蔡氏沈
葉氏時
祝氏穆
眞氏德秀
嚴氏粲

黃　氏仲炎

已上諸儒並在衛氏以前而集說俱未經采及蓋緣其說多散見他書本非言禮專家今取其與禮經發明者間爲節錄以廣衛氏所未備此後諸儒皆衛氏所不及見悉采而錄之所以續衛書也

宋張　氏虙

陳　氏埴

饒　氏魯

王氏應麟

朱氏申

黃氏震

謝氏枋得

元

馬氏端臨

敖氏繼公

吳氏澄

金氏履祥

熊氏朋來

陳氏澔

陳氏樸

戴氏侗

彭氏廉夫

李氏廉

彭氏綵

明

劉氏基

汪氏克寬

方氏孝孺

邱氏濬

何氏孟春

姚氏舜牧

徐氏師曾

鄧氏元錫

郝氏敬

余氏心純

王氏圻

黃氏乾行

張氏怡

楊氏鼎熙

芮氏城

康氏繼宗

何氏兆清

湯氏三才

盧氏翰

王氏石渠

張氏燧

史氏騆孫

胡氏迥

王氏子壂

董氏瑋

王氏喬桂

董氏師讓

董氏應暘

張氏鶴門

楊氏秀

湯氏道衡

徐氏

張氏

彭氏

王氏

許氏

馮氏

元儒吳氏澄陳氏澔言禮有專書家弦戶誦其他諸儒之說或散見別部或爲諸書所引用或有專書而未盛行於世僅可得之掇拾者刪其重複節其冗蔓務取其說不襲衞氏陳言而別具新義者輯錄於編故徵引雖五十餘家而著錄者無多焉

國朝萬氏斯大字充宗鄞人

著學禮質疑

萬氏斯同字季野鄞人

著經世粹言

顧氏炎武字寧人崑山人

著日知錄

毛氏奇齡字大可蕭山人

來氏燕雯字對山蕭山人

徐氏東字蔓倩上虞人

章氏大來字泰占會稽人

盛氏唐字樅陽山陰人

李　氏日焜　字炊暉蕭山人

毛　氏文暉　字克有蕭山人

毛　氏遠宗　字姬潢蕭山人

錢　氏彥儁　字升巖杭州人

王　氏錫　字百朋仁和人

朱　氏襄

胡　氏紹安

胡　氏紹簡

何　氏璟栗

陳　氏佁

李氏庚星

汪氏熷 字次顏錢塘人

柴氏世堂 字陛升仁和人

淩氏紹順 錢塘人

羅氏肇楨

姚氏炳

張氏于康

洪氏潮

王氏洪 蕭山人

陸氏邦烈

邵　氏國麟

姚　氏之駰　字魯思錢塘人

馮　氏

毛氏大可　講學蕭山來氏以下皆相與
問辨著論於曾子問中庸二篇加詳焉
今刻入西河合集

姚　氏際恆　字立方錢塘人
著九經通論中有禮記通論分上中下
三帙立義精嚴大都爲執周禮以解禮
者痛下鍼砭

陸　氏隴其字稼書平湖人

汪　氏琬　字堯峰長洲人

著堯峰文集其言禮詳於喪服

李　氏光坡字耜卿安溪人

著有三禮述注

徐　氏乾學字健庵崑山人

著讀禮通考專明喪制

朱　氏軾字若膽高安人

宗吳氏纂言而以巳說附於後

陸　氏奎勳字坡星平湖人

著戴禮緒言

張　氏永祚字景部錢塘人

姜　氏兆錫字上均丹陽人

著禮記章義

周　氏發字岱峰錢塘人

月令文王世子二篇特有見解

方　氏苞字望溪桐城人

著禮記析疑

全　氏祖望字謝山鄞人

著經史問答

任　氏啟運字翼聖荆溪人

著禮記章句改定篇目類例頗晰

齊　氏召南字次風天台人

校正汲古閣注疏間引先儒之說而參以己見

吳　氏穎芳字西林仁和人

研求樂律著吹豳錄中有講解禮運樂記諸條

已上諸家有全書偹錄者猶衛氏之於嚴陵方氏廬陵胡氏之例也其餘多從

節取有與先儒複者槩從刪削有別出新義者雖稍未醇亦存備一解又嘗備員詞館與修三禮日與同館諸公往復商榷存其說於篋衍及主講粵秀諸生亦有執經問難者錄爲質疑一編不忍棄置悉附於各條之末衰耄侵尋舊雨零落敝門著書自謂未經論定祕不示人者則采錄所未到均有俟諸異日

續禮記集說目錄

玉藻
卷五十六
玉藻
卷五十七
玉藻
卷五十八
玉藻
卷五十九
明堂位
卷六十

喪服四制

續禮記集說目錄畢

續禮記集說卷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吉禮也喪荒去國凶禮也致貢朝會賓禮也兵車旌鴻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贄納女嘉禮也此於别録屬制度簡策重大分爲上下

吳氏澄曰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曲而中老子言曲則全王氏通言曲而當皆同義

芮氏城曰此篇所記要在尋常日用居處執事接人應物至纖至悉處儀禮固不及載亦非儀禮之所能載也成周盛時禮教洋溢春秋以後日就消亡好禮君子隨所聞見得即錄之名曰曲禮庶乎識小之意云爾或以爲偏曲一端或以爲細微曲折皆可通

姚氏際恒曰是篇兼記禮之經曲經者君臣上下吉凶朝覲之儀曲者飲食居處進退步趨之節其曰曲禮者惟舉其細者爲名蓋謙辭也諸儒紛紛解釋俱無是處若因曲字便以爲有曲而無經則春秋止紀二時無冬夏矣　曲禮多精要語上篇尤爲初學切

用雖不無未醕處及間雜後世事然不以累全篇也

又上篇疑有竄入處詳文下

陸氏奎勳曰曲禮周有其書遭秦滅學簡策不存今禮記首載者乃漢儒纂錄所聞故言曲禮曰以表之此石林葉氏語也愚謂小戴所云曲禮自指后蒼曲臺禮記篇中亦不專引禮經如首章安民哉哉音郎衷切宛然三字箴銘樂不可極滑稽傳淳于髡亦嘗引之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及牛曰大武豕曰剛鬣之類疑爲爾雅逸文名子者不以國不以隱疾山川本左傳申繻語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

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則公羊家用以說春秋者就中擇焉不精如生曰妻死曰嬪明與詩曰嬪于京相反取妻曰賀與郊特牲昏禮不賀自相牴牾其又甚者雜漢儀于古禮告喪曰天王登假周制有之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豈非高祖長陵之尊號乎夫曰皇辟舍呂后臨朝從古無此祝辭也若夫坐如尸立如齋據大戴禮上有缺文言謚曰類類必誄字之訛由是推之小戴舊本鄭氏已不得而見祗就馬融所傳強爲註釋而孔疏又曲徇鄭說以故得失交半今之習禮者專守陳氏集說固失之陋若其參考異同必欲尊

漢抑宋亦不免於矯枉失中也已

任氏啟運曰戴氏編禮時其書已亡逸特因首章之幸存者而雜取諸書所引與他說之相似者以補續之故其文錯雜不甚倫貫今頗釐而析之若以為曲禮三千與經禮三百為對則恐非也

齊氏召南曰是作者記舊禮之語見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疏按古以儀禮為曲禮故儀禮賈疏曰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言儀者見行事有威儀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音無陸氏德明曰文內一畫禁止意儼魚檢反

程子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定者其辭輕以疾案程子定字義與安定辭定字別　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朱子曰此君子修身之要乃禮之本也

徐氏師曾曰毋不敬一語無所不該而又及言貌者以其所關尤切也

范氏祖禹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劉氏彝曰毋不敬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儼若思則正顏色斯近信矣安定辭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三者修身之要爲政之本

姚氏際恆曰夫學者如此則可以安民矣不必主出仕者註疏主人君言尤非下同　陳氏集說載劉氏說黃叔陽曰敬不專指容貌劉氏失之按黃說亦非也劉以曾子動容貌三段分配毋不敬三句固屬紐合然敬字文不從心說文肅也儀文整肅之義宋儒全認作心謂之主一無適將敬字說作老氏抱一無

爲之旨使學者流入虛寂上去最是害事黃說蓋本宋儒也因附辨於此

朱氏軾曰儼嚴也其端莊之度一若令人望而生畏者故謂之儼儼亦形容之辭而不足盡敬之狀也又從而擬之曰若思此言辭而敬也安定者安而定也定字爲主一言而息聚訟何斷斷也然嚴正之辭或失之剛安則藹如矣此言動而敬也動不止辭舉一辭而凡動可知蓋無時無事而不敬斯修己安人篤恭而天下平矣

陸氏奎勳曰毋不敬統詞也下二句分指貌言末句

乃言安民之效爾眞西山云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說最允陳經歸引劉氏說以毋不敬爲動容貌斯遠暴慢儼若思爲正顏色斯近信安定辭爲出辭氣斯遠鄙倍未免牽合之病姜氏兆錫曰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宗子曰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也儼若思敬者之貌安定辭敬者之言安民則敬者之效也此乃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君子修己以敬而其效至于安人安百姓蓋以是也　又曰北溪陳氏曰敬者一心之宰萬事之本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則心存萬理便森

然於中古人謂敬者德之聚此也眞氏曰曲禮篇爲禮記之首而毋不敬句爲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

方氏苞曰貌肅言乂敬之徵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言不昭則無守氣乂所以制于外而養其中也　無不敬則天理昭著應之不違其則民所以安之本也儼若思則見者莫不敬安定辭則聞者莫不信自修篤謹非以求民之安而民自安矣安者言有序而不迫促也定者言有物而無游移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敖五報反長上聲從縱通樂音洛

徐氏師曾曰長敖則喪德從欲則敗度志滿則人離樂極則生悲四者皆人情所有而不可過故約之使合於中也

黃氏震曰志指其虛大而言樂指其逸樂而言四者敖尤凶德

楊氏鼎熙曰四不可乃深戒之辭故雖一念之矜便是敖一意之貪亦是欲稍有伐善之心仍是滿偶有燕安之習即是極蓋恐積小成大正當省察於所忽

也若徒去其太甚而止則非君子克己功夫

姚氏際恆曰敖王肅音五高反遨遊也長盧植馬融竝音直良反樂皇氏音岳皆可從從胡邦衡謂如字左傳云魯君世從其失亦非然則孔子不云從心欲乎

姜氏兆錫曰此章與丹書相表裏敖不可長所謂敬吉而怠滅也欲不可從所謂義從而欲凶也豈但敖哉即志不可滿滿則必覆豈但欲哉即樂不可極極則生悲蓋分言之敬義夾持以進而統言之祇一敬也　又曰朱子曰此篇雜取詩書精要之語集以成

篇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不知何書語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辭

齊氏召南曰疏依皇侃說音岳以四句文義相連推不如陸氏音洛為長又按疏此節承上人君敬慎之道云云此疏家解經之陋記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文不聯屬且是人人所當戒者亦不專指人君言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狎戶甲反

孔氏穎達曰愛而知其惡若石碏知子厚憎而知其

善若祁奚知解狐積而能散若宋饑樂喜請君及諸大夫貸民粟安安而能遷若齊姜語公子懷與安實敗名

朱子曰賢者狎而敬之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既愛之而又敬之也畏而愛之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畏畏中有愛也

呂氏祖謙曰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

劉氏彝曰積其學而能散之政上也積其財而能散之民次也積而不能散下矣國欲安必防其危而遷

其德善以除其危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能遷之謂也

應氏鏞曰安安者隨所安而安也安者仁之順遷者義之決

徐氏師曾曰愛而知惡小過則規大過則絕不溺愛也憎而知善一言不廢寸長必錄不偏惡也財不務自封而吝出安不圖自便而憚改六者皆中道惟賢者主敬功深故察理精而物不能淆充養熟而情無所溺耳

楊氏鼎熙曰此舉賢者爲法六而字都是轉語狎平

居親暱之人畏尊重嚴恪之意

姚氏際恆曰安安而能遷從來鮮有明解鄭氏曰謂已今安此之安圖有後害則當能遷甚迂曲費解呂與叔曰安安者不能遷懷于居也按士而懷居以貧未能安居故其未免求安若已自安居何必欲其遷乎朱仲晦曰雖安安而能從義增雖字既非語氣又增義字以孟子云處仁遷義也然則記文豈歇後耶六句中每二句義自爲對若將安安能遷說入學問則與上積而能散判然不侔假使積而能散用字不若此之顯然恐亦要說入學問矣宋儒解經務求幽

深最是弊處按此句與易繫辭并居其所而遷義同
安安者安其所安常若不動而自能遷流及物與積
而能散正是一例語大抵此六字皆取人所不易能
者言之故冠以賢者狎者不易敬故貴敬畏者不易
愛故貴愛愛者不易知惡故貴知惡憎者不易知善
故貴知善積者不易散故貴能散安安者不易遷故
貴能遷也
朱氏軾曰積不止財積學亦積也安不止居守道亦
安也即以財與居言生財有大道何嘗非積安土重
遷何嘗非安但必能散能遷而後無嫌于積與安耳

姜氏兆錫曰此卽賢者以示人平情之用崇德之方亦敬義之意也上安安之也下安與論語懷居之居相似謂意所便安處也朱子曰賢者於所狎能敬之於所畏能愛之於所愛能知其惡于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處而能徙義凡此皆可以爲法與上文禁戒之詞不同

李氏光坡曰言人之賢者雖素相近習必敬之不可褻雖畏服之必愛其德義不可疎此親仁之道也

又曰此愛衆之道也　又曰積蓄財也散施也上安據心下安據處安安卽懷居也能遷所謂見懷思威

也此自治之道也
方氏苞曰安者安其所也處境者每安於所便習而自頽務學者每安於所已得而自晝故能遷者鮮子路終身誦雄雉之詩末章安于所已得也夫子抑之欲其遷也
任氏啟運曰安安鄭以懷安敗名證之極當應鏞謂安者仁之順遷者義之決求深得謬矣
齊氏召南曰鄭注引月令祇取近習二字以解狎字耳觀後文不好狎注云人則習近為好狎卽得其解疏似誤認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難乃旦反很胡懇反分去聲

朱子曰很毋求勝如與人爭鬭分辨曲直便令理明不必求勝在我也

朱氏申曰很固有勝負之理然務求勝則爲鬬很矣分固有多寡之數然必求多則爲過分矣

徐氏師曾曰臨財亦有當得者苟得則傷義臨難亦有當免者苟免則害道鬬很非禮且有忘身及親之禍義利不明有分外求得之心故皆戒之

余氏心純曰財亦有當得難亦有當免但不可苟耳

朱氏軾曰財是非分之獲分是應得之財難是君父之難佷是一朝之忿

姜氏兆錫曰毋苟得見利思義也毋苟免守死善道也毋求勝忿思難也毋求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也

又曰此章言利害之機至爲切實而充其極卽君子懲忿窒慾成仁取義之道不外乎是乃義之大用而學者所宜留意也

方氏苞曰己無以佷接人之禮而人以佷來亦不可求勝也

任氏啟運曰平時亦談廉勇之守至財與難當前則

思肥家與保身矣此臨之時難決也平日亦知懲忿窒慾之功但狠與分一至卽思快心而盈願矣則求之心難化也明以辨之剛以斷之其庶幾乎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鄭氏康成曰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己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直正也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

孔氏頴達曰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己知故彼疑來問若己亦疑則無得成言之卽彼疑而我不疑仍須謙退勿謂己有此義也

呂氏大臨曰可疑而不疑則道不信可直而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直吾道而已故終日與人辨而不自有也

周氏行己曰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質其所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

朱子曰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事强辨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陳氏櫟曰已雖正直不可振而矜之以己直彰彼曲

勿有其直可也

徐氏師曾曰凡人有偏心者多執己見而不復思有忌心者懼形己短而不肯屈天下事理本非一人意見所能盡況於疑事尤不可執己見者乎

姚氏際恒曰疑事毋質二句亦從來鮮有明解凡每節數不可字數毋字皆一例語若如舊解以疑爲心疑直爲直道將二句或合說或分說不知上四句言財難鬬分之事下二句必無忽說入學問者從此爲解所以愈不明耳按少儀毋身質言語卽此義今合兩處參之疑事爲人所疑之事凡爲人所疑毋亟面

質于人久之其事自直待其直也彼甚愧悔仍勿自
有可也漢直不疑爲人疑盜金正得此意少儀毋身
質言語亦謂人之言語及我毋身質之毋身質猶言
毋面質也
朱氏軾曰疑者見爲如是而又不敢必其如是質者
本不能必其如是而强以爲必如是直正也人疑而
我信固不得不正其是非然不敢自有但曰吾師吾
友云然耳
姜氏兆錫曰按上數章皆言敬義之德之意雖不言
禮而禮之全體大用具是矣自此以下或雜言禮之

節目或統言禮之指歸或指言禮之本質至人生十年以下乃卽禮而類言之也

方氏苞曰有爲人所疑之事苟無惡於己志久將自明不可急於質辨以求伸也直雖在己若據而有之則形人之曲君子所不敢先儒或謂質爲成言之或謂決而正之苟事爲衆人所疑而己實有見何妨決正何妨成言若己心有疑又無從決正而成言之矣此以知爲質辨也

李氏光坡曰如縣子譏子游之汰正所謂有之也疑事毋質闕疑也直而勿有愼言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夫音夫齊側皆反

朱子曰劉原父云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此成人之善者未得爲人子之道也記者取此六字而若夫二字未於删去鄭康成以丈夫解之謬

吳氏澄曰祭之日爲尸者有坐而無立象古立尸殷坐尸周拜安尸則尸無不坐故坐以尸爲法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者之齊爲法

徐氏師曾曰二者主敬之目

朱氏軾曰如尸謂如尸之坐而享祭如齊謂如主人

之立而祭尸鄭氏訓齊曰磬且聽也磬謂磬折屈身而俯若有聽者然

姜氏兆錫曰尸謂祭時之尸其坐必莊故坐當如尸齊謂祭前之齊其立必敬故立當如齊

齊氏召南曰凡書中用若夫二字俱轉語之語按宋儒以夫音扶作發語辭較順

禮從宜使從俗使去聲

朱子曰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案舊本與上節合為一今從朱子分之

姚氏際恆曰二如字一例二從字一例禮與使非一

例祗取從宜從俗爲一例耳解者疑禮與使非一例多作別解疏引皇氏謂禮從宜亦屬出使鄭仲與謂禮從宜爲統語使從俗爲舉一事明之俱非使謂出使或謂役使人亦非

姜氏兆錫曰從宜者合于時宜從俗者因乎土俗也

呂氏曰敬者禮之常時者禮之變體常盡變則達之天下周旋無窮應氏曰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所以入國必問俗也

方氏苞曰聖人制禮乃從義之所宜而使民行禮則必因其俗而利導之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

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義所必革則因其俗而變通之可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夫音扶疏所居反別彼列反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往教一節總明人之所行皆當由禮故以禮爲目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爲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爲疏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服之則大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引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

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而是曾子襲裘而弔失禮而非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

葉氏夢得曰親疎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故言別是非理也故言明禮至於明則禮之達也

陳氏祥道曰兩物相似爲疑以此兼彼爲嫌

朱氏申曰親疎定則分不差嫌疑決則情不惑同異

別則文不雜是非明則理不蔽

呂氏大臨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爲祖父母齊衰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此所以定親疏也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燕不以公卿爲賓以大夫爲賓此所以別嫌疑也己之子與兄弟之子異矣而引進之同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人貴賤異矣而父母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無貴賤一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別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也其義

非也君子不行也其義是也其文非也君子行之故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男女不授受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此所以明是非也

馬氏晞孟曰喪期有遠近之殺宗廟有遷毀之制恩之隆者服之三年而不爲厚族之遠者殺於袒免而不爲薄定親疏也宗廟之儀迎牲而不迎尸燕飲之禮宰夫爲獻主而以大夫爲賓所以斷君臣之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別男女之嫌決嫌疑也

姚氏際恒曰徐伯魯曰孔氏曰嫌疑同異是非之屬

在禮甚衆今姑各舉一事爲證愚按疏義如此而集說引之不詳遂使讀者謂此章專爲喪禮而發誤矣按徐氏之說是巳然疏疏獨引喪禮誤在疏而不在集說咎集說不當引則可柰何咎其引之不詳乎疏見集說

姜氏兆錫曰費氏曰樂統同禮辨異主於辨天下之理使各得其當也定親疏如五服有精麤重輕之類決嫌疑如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之類別同異如車服器皿有等殺鼎俎籩豆有奇耦之類明是非如冕純從衆拜上違衆之類凡皆因其理之自然而爲之故曰禮者理也按前後章多言禮之節目而此章

特言禮之指歸諸篇言禮皆滙于此乃五禮之綱維萬事之總會也疏姑引服制以例言之讀者勿以辭害意則得矣後凡引以明例者放此

任氏啟運曰四者所該甚廣由呂說而推類以盡其餘且究其所以然之故則于禮意亦庶乎得之矣

齊氏召南曰按疏文以決嫌決疑分證陳氏集說引此條甚明此句當作是決嫌也與下是決疑也相對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陳氏澔曰求以說人已失處心之正況妄乎不妄說人則知禮矣躁人之辭多君子之辭達意則止言者

煩聽者必厭

吳氏澄曰或謂說人與檀弓稅人同謂以物遺人也妄說謂不當說而說之辭與不辭貧不辭賤之辭同妄以說人而無所揆度是不當用而用也辭以費之多而有所吝惜是當用而不用也

姚氏際恆曰此二句下三句兩舉禮字各一例禮不妄求說人辭卽辭命之辭不煩費以爲佞亦不妄說人之類也胡邦衡謂不辭煩費殊與聖人寗儉之旨反且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不可通矣吳幼清之祖以說作稅說謂以物遺人妄說人是不當用而用辭費是

當用而不用益穿鑿孫文融評辭費一字爲例字法
知言哉
姜氏兆錫曰禮以遠恥辱邦家必遠可也豈妄說人
乎躁人之辭多若君子達意則止矣
尹氏焞曰不辭費言禮固不妄悅人而有時當爲人
而費亦所不辭鄭謂一作詞不多言以傷信似與上
句不類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好舊去聲今如字）
周氏行已曰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居上而偪下
則踰下之節侵侮者失人好狎者失已君子居上不

驕爲下不亂與人不爭處已必敬

吳氏澄曰節謂有分限不踰者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或嚴而苛由侵刻而至於陵侮是剛惡也由歡好而至於褻狎是柔惡也二者亦皆非禮

朱氏軾曰妄說者過禮足恭是也辭費者不及禮簡棄是也踰節承妄說惟務以說人故踰越節度侵侮承辭費惟簡棄放蕩故侮人狎人費兼貨財筋力言

姜氏兆錫曰踰節過于禮侵侮好狎不及于禮中則無過恭則不侮敬則不瀆如是乃守其齊莊中正而遠於恥辱矣　又曰應氏曰不妄悅人不辭費所以

養其正大簡易之心不踰節所以致其審謹密察之功也不侵侮不好狎所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也方氏苞曰踰節與踰等異義或當後者而先之當緩者而急之皆踰節也如婦人職當縫紝而有女縫裳則風人刺之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行下孟反）

陳氏櫟曰修身而能踐其言者方謂之善行躬行之行既修而所言又合於道此行禮之本也

朱氏申曰修身故行修踐言故言合於道

姜氏兆錫曰修身以踐其言則行修而言以道矣所

謂言忠信行篤敬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爲禮之本質此與篇首諸章敬義之意畧同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孔氏穎達曰凡學之法當就其師處北面服膺不可以屈師親來就已

朱子曰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禮有取于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

朱氏申曰上二句言尊君之禮謂君道當爲人取法

陳氏櫟曰彼有求道之誠則尊嚴而道可傳我有枉道之教即褻瀆而道終不可傳也

楊氏鼎熙曰上以爲仕言下以爲師言謂皆自重也

姚氏際恆曰朱仲晦曰此兩段其寔互明一事取于人者童蒙求我取人者我求童蒙取于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黃叔暘曰記者兩舉禮聞似不專明一事禮聞取于人必待君求而後出不取于人必不枉道以徇人禮聞來學童蒙求我不聞往教匪我求童蒙按朱說合四句爲一黃說分四句爲二皆有未安此處二禮字既各一例四聞字又共

一例分而合者也陳用之曰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人所以勉其學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所以戒其教者此說得之

陸氏奎勲曰黃氏玉巖日錄云記者兩舉禮文似不專明一事愚謂此以入仕言伊尹三聘而就湯取於人也若割烹要湯則取人矣

任氏啟運曰學至成已則自然及物然彼不知來學亦無往教之理若夫學未至而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尤人之大患也

齊氏召南曰皇熊旣各爲說朱子又謂取于人爲人

所取法也取人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與下一例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孔氏頴達曰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仁是施恩及物義是裁斷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禮無由得成

剾氏諝曰禮出乎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及其爲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矣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徐氏師曾曰此成己之資於禮也

沈氏煥曰道德仁義渾然無偏倚之謂成楊墨之仁義去道德而言之也老子之道德去仁義而言之也二者皆有弊以執一偏不知禮也道德仁義理一而名二體同而用殊各行於所當行而不偏于一曲非禮不能也

王氏子墨曰仁義之實始于赤子愛親敬兄之際本與生俱生之物率而行之固無非道存而有之固無非德然人之得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之小異苟無禮以節文之則或過或不及將有發而不中節者

不足以爲仁義道德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共由之謂道存心之謂德禮之所共由處卽是道禮之存心處卽是德道德統名禮則實有是心而行之一端也不得將禮與道德分別比論況可謂道德由禮而成乎中庸言親親爲仁尊賢爲義其等殺禮之所生是禮由仁義而生豈可謂仁義由禮而成乎孟子謂仁義禮智根于心而分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又豈可謂惻隱羞惡之心由辭讓之心而成乎以理按之無一是處

方氏苞曰道德必以禮實之然後順於性命仁義必

以禮達之然後察於倫物老莊之道德楊墨之仁義所以自賊而禍天下者不知有禮故也

姜氏兆錫曰道猶路也事物當然之理人所共由故謂之道德猶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故謂之德仁者心德之全義者制事之妙凡此皆非禮不成者禮以敬爲本敬者德之聚也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孔氏穎達曰教謂教人師法訓謂訓說義理以此教訓正其風俗非得其禮不能備矣

王氏炎曰率之以身而使傚之之謂教諭之以言而

使循之之謂訓

吳氏澄曰爲其不知不能而使之效之之謂教因其所知所能而使之馴之之謂訓

陳氏澔曰立教於上示訓於下皆所以正民俗然非齊之以禮則或有教訓所不及者故非禮不備

徐氏師曾曰此教民之資於禮也

方氏苞曰衆不可以偏告俗不可以相通先王制禮事舉其中物爲之節故惟是爲能脩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朱子曰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相交訟

形於言而有是非辨訟則是非不相敵禮所以正曲
直明是非故此二者非禮則不能決
吳氏澄曰以力校之謂爭以言校之謂訟
徐氏師曾曰此治民之資於禮也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陳氏櫟曰禮達則分定故非禮則其分不定
吳氏澄曰國之倫君臣爲大上下次之家之倫父子
爲大兄弟次之有分有義有恩有情其尊卑厚薄非
禮有一定之制不能定之
徐氏師曾曰上下所包者廣官民僚屬在在有之此

正大倫之資於禮也

姜氏兆錫曰君臣上下主於義父子兄弟主於恩非禮則恩義缺而不定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宦胡漫反鄭云學或爲御

服氏虔曰宦學也學職事爲職事爲官也宦以治事學以窮經二者皆必有師而非事之以禮則師之情不親而無以受薰陶之益也

吳氏澄曰宦學猶言游學離家遠出臣伏於師如任宦然有事師之禮然後師友之情親案宦字不可訓游

姜氏兆錫曰宦仕也仕與學皆有師事師所以明道

也非禮則道隔而不親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朝音潮涖黎至切

朱子曰下以誠對威嚴則涖官當以威嚴爲本然恐其太嚴又當以寬濟之

陳氏澔曰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分職以涖官謹守以行法周禮八法制官府六曰官法謂官府所舉行之法涖官行法乃是一事

徐氏師曾曰非禮則上不敬而下玩之欲其令行禁止不可得矣故曰威嚴不行此治衆之資於禮也

姜氏兆錫曰班朝者正朝位治軍者齊軍政涖官行

法者臨官府以行法令也禮則有威而人不敢犯有嚴而人不違故非禮則威嚴不行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禱都討反供音恭

葉氏夢得曰禮自其末推及於其本則始於道德自其顯推至於其幽則終於鬼神

呂氏祖謙曰此通前段只是一箇禮字孝經只是一孝字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吳氏澄曰祭謂祭地祇祀謂祀天神通言之則享人鬼在其中也禱祠者因事之祭祭祀者常事之祭皆有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必依於禮然後其心誠實

其容莊肅　又曰欲成己者必學而有所事之師欲治人者必在朝在軍在官有所行之法事師而親者充其父子兄弟之仁也行法而威嚴者充其君臣上下之義也明則修己治人幽則事鬼神於禱祠祭祀而供給鬼神者仁之至義之盡也誠則仁之實於中莊則義之形於外凡此皆禮之所爲也

陳氏澔曰禱以求爲意祠以文爲主祭以養爲事祀以安爲道

徐氏師曾曰此事神之資於禮也

朱氏軾曰道德仁義言治己教訓正俗言治人下四

段分承此二句禱祠一段又言不獨治人卽事神亦不可無禮

姜氏兆錫曰禱者祈求祠者報賽祭祀自常祀而言凡皆以供給鬼神也禮則誠本於心莊見于貌故非禮則不誠不莊

李氏光坡曰七者之序自道德至不決三者以修己治人之道言也自君臣至不行三者以事上臨下言也末及祭祀自人以及神也先盡其道則宜于上下協于神人矣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茲損反

王氏炎曰歛容正色肅然端莊之外著以爲恭閑邪主一凜然敬惕之中存以爲敬裁抑自居確守持盈之戒以爲撙儉約不放常遵中正之規以爲節卑以自牧操無欲上人之心以爲退推以與人懷不居其有之念以爲讓此六者卽上所謂禮也君子務此則無往非道德仁義之周流而教民以至事神各得其宜矣

吳氏澄曰敬節讓禮之實也實諸內者必徵諸外故於貌之恭而見其敬焉於事之撙而見其節焉於步趨之退而見其讓焉君子務此三者以明禮也

姚氏舜牧曰禮雖散於事物之間而實具於吾心之體不恭敬則放慢而昏不撙節則放逸而昏不退讓則矜肆而昏是故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之也禮明而後幽明人己之間處之無不當矣

徐氏師曾曰此章言禮爲衆事之紀

姚氏際恒曰自道德仁義至則志不攝凡五段皆舉禮字極論之文既淺率義亦乖舛與前後文不類曲禮本摭拾羣言其不加以簡擇與抑後之庸妄者有所竄入與摘出各詳其下

陸氏奎勳曰何氏曰在貌爲恭在心爲敬應進而還

曰退應受而推曰讓訓義皆的而撙節則云節法度也言恒趨於法度也蓋沿鄭注而失之胡氏陳氏以裁抑爲訓亦非按博雅僔僔衆也僔同撙甘泉賦齊總總以撙撙亦衆多之意禮貴得中無不及之謂撙無過之謂節如此訓乃成其爲六者

姜氏兆錫曰撙節裁抑之意所謂禮主其減也恭敬以心言撙節以事言退讓以儀言恭敬爲本撙節退讓爲用此結上文之意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鸚厄耕反鵡音武離黎至反猩音生禽獸盧本作走獸麀音憂

朱氏申曰鸚鵡能言而無禮故不離飛禽之類猩猩能言而無禮故不離走獸之類設使人而無禮能言其形則人其心則禽獸也

黃氏震曰甚言禮之不可無聚麀父子之配無別

陳氏澔曰鸚鵡鳥之慧者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出交阯封谿等處

姜氏兆錫曰鸚鵡慧鳥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人面豕身出交阯封谿等處不離禽獸盧植本作走獸一云禽者鳥獸之總名故猩猩通稱禽也聚猶共也獸

牧曰麀父子且然況其他乎甚言人之不可無別于禽獸也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別彼列反

陳氏祥道曰禽獸有知而無義有知故能言無義故未嘗有禮於明禮言君子於爲禮言聖人與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同意　又曰作者爲之始爲者作之繼

朱子曰陸農師點聖人作是一句爲禮以教人是一句

姚氏際恆曰說得聖人制禮全是爲使人別于禽獸免爲聚麀之行耳何以矗鄙至此

姜氏兆錫曰作猶易象所謂聖人作也爲猶制也有禮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之類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大音泰施以豉反

陸氏佃曰施報者往來之情往來者施報之迹

陳氏櫟曰聖人因人報施之情而制爲禮尚往來之禮所以使人亹亹不倦於禮之交舉也此往施而彼不來報彼非禮也彼來施而此不往報此亦非禮也

劉氏彝曰大上者至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繫其人不繫其時

吳氏澄曰貴德者安而行之德之尙也務施報者利而行之德之次也此聖人因人情之所樂而制爲往來之禮也

姚氏際恆曰此全是老氏之學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玉帛正是施報往來之物而反務之尙之乎孟子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又曰仁義禮智根于心是禮者本心而具由德而出也德與禮不可分別爲說今將來分別上次則是太古之時解者謂太上爲帝皇之世

原未嘗有是禮禮特起于衰世解者謂其次為三王之世其事不
出于施報往來與德絕無與矣此與老子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同義又與
老子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句法相同義亦
相近或疑施報是玉帛德即指在玉帛之先者不知
其往來即釋施報字而曰禮尚又為往不來來不往
為非禮則其以無禮為德施報為禮而分別德禮為
說明矣且上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云太上貴德
其次務施報亦相矛盾或又謂老子云上德不德又
云民之老死不相往來何也曰上德不德本為重道

而言今云太上貴德未嘗根道字故也老死不相往來即太上貴德之義若禮則尚往來故非所貴耳正是一例語吁言禮若此豈得爲聖人之徒與

朱氏軾曰禮者天理之節文禮即德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莫非施也即莫非報也若謂施而不希其反施者得矣何以處此受而不報者乎至云三王之時施則望報此說尤謬望報而後施不報將不施乎禮所謂來而往者豈如是乎劉氏謂不自以爲仁義亦是施不望報意俱非經旨愚意太上貴德者謂太上之德足貴無事斤斤于禮

也未嘗務報施而泛應曲當時措咸宜施者受者無不各得所願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其次務報施報施禮也卽德也太上是自然之禮其次是勉然之德仁與恕之分也

姜氏兆錫曰太上謂皇帝之世貴德者但貴其德施於人不責其報也其次謂三王之世此推言禮之因時而起非重德而輕報施如老氏之見也蓋德不務報而禮則以報施爲主德言其心禮言其理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朱子曰人有施報往來之禮則無忤於物而身安

又曰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爲理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　又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末之辨

陳氏櫟曰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人有禮則分定而安無禮反是此禮所以不可不學也

陳氏澔曰禮者安危之所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無禮而安者也

朱氏軾曰禮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禮則耳

目無所屬手足無所措故不安而危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夫音扶販方萬反

黃氏炎曰禮非有他自卑而尊人達此恭敬之心而已然是心也人皆有之雖微如負販亦必有尊人之心而況於富貴者乎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好呼報反懾之涉反

馬氏晞孟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懾怯者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爲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

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方氏慤曰不驕不淫以禮能有所節也志不懾以禮能有所立也

徐氏師曾曰或疑不懾與自卑相戾曰能自卑則自反常直故不懾何戾之有

姚氏際恆曰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此二句分別負販與富貴為說有重富貴輕貧賤之意不可為訓且其語義亦未明了一解謂雖負販者猶知有所尊況富貴乎一解謂雖負販之至賤猶不敢慢而必有所尊況富貴者人之所共敬者乎

姜氏兆錫曰承上文以總言之也按自道德仁義章至此極言禮制之所關者大而為人所宜學亦自其指歸言之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冠去聲艾五蓋反耆渠夷反耄忙報反期舊如字今從朱子音朞

方氏慤曰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至於是則必更焉故其生每於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也

王氏炎曰先王於人每十年而異其名使知盛衰之候以定其血氣異其事使知修爲之方以定其志氣焉氏晞孟曰自幼弱强壯至於艾者言血氣智慮之變也人血氣智慮加益則所學者宜愈深所任者宜愈大古之君子所以求舊臣而貴老成者以其德備而多聞也自幼學而至五十道固已具矣加之十年則可以爲大臣矣中庸曰官盛任使蓋惟大臣可以指事使人也夫勞我以生佚我以老天之道也君子之事至於七十其道言餘行可以爲法而傳於後世矣故曰老而傳自耄至於期老之極無預於事矣飲

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所以致養也然而三十而有室非必三十而後娶以婚姻之期不可過是過是則爲失時四十而仕非必四十而後仕以學而至於四十足以仕矣不足以仕則爲不學傳曰貴老爲其近於親慈幼爲其近於子悼耄之不加刑者此也

陳氏祥道曰舜未百年而稱耄期是期之稱非特施於百年也禮之所言特其大致而已

程子曰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

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
於内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朱子語類問七十老而傳則嫡子嫡孫主祭如此則
廟中神主都用改換嫡子嫡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
於心安乎曰然此等也難行且得躬親爾
萬氏斯大曰傳即儀禮所謂傳重也七十筋力已衰
主祭之重不能勝任故傳之于子觀王制云七十不
與賓客之事又云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則其不能
主祭可以類推矣禮器記季孫之祭質明行事晏朝
而退儀禮少牢特牲祭禮最為繁委七十者豈能勝

乎或疑傳重主宗子言老而傳者不惟宗子于曰固
也彼五十服官政大夫也如子言將人人必爲大夫
乎
姚氏際恆曰艾耆從曾頌俾爾耆而艾分出老耄從
左傳老將至而耄及之分出老而傳鄭氏曰傳家事
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按宗子在又傳子爲宗子是
有兩宗子矣可乎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則
宗子七十猶祭不傳也
陸氏奎勳曰朱子云期當音居宜反謂百年已周論
語期可已矣與朞字同周匝之義也

姜氏兆錫曰朱子曰十年曰幼句學字句下至百年皆然呂氏曰艾髮蒼白如艾色也仕者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蓋才可用則仕德成乃爲大夫也耆者稽久之稱其力減惟以指意使令于人老則無能爲矣故傳家事于子也耄者知全衰而已昏悼者知未及而可憫故皆議有期猶節也頤養也人壽以百年爲期至是以往飲食起居惟待養而已

齊氏召南曰按如疏則十二而冠者有三曰天子曰天子之子曰諸侯也其二十而冠則自諸侯之子及

大夫士皆然冠義疏甚明儀禮士冠禮賈疏作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係刋本誤例非本文之誤也

大夫七十而致仕

徐氏師曾曰致仕示知止也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方氏慤曰几則憑之以安其體杖則持之以助其力也行役外事也而以婦人焉欲其雖在外猶在內也適四方勞事也而乘安車焉欲其雖服勞而不失其逸也

姚氏安生曰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

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

朱子軾曰謝猶言辭即上致仕行役在本國適四方謂適他國以婦人乘安車互見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申七十曰老之意也致還也謝如辭謝之謝几所以憑杖所以倚賜之使自適也

又曰疏曰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古者四馬之車皆立乘安車則一馬之小車坐而乘也

方氏苞曰疏云本國巡行役事蓋謂四方之事不宜以婦人從但地近時暫尚慮供養有闕況遠役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則會盟聘弔自不宜使老大夫其

或致女問省姑姊妹宜用姆傅則亦可以內御者從
與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馬氏晞孟曰於其國猶曰自名者所以尊君也

陳氏澔曰己國稱名者不敢以尊者自居也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老夫長者之稱其國稱名者父
母之邦不敢自居尊

方氏苞曰藍田呂氏謂石碏告陳自稱老夫得禮荀
罃對荀偃士匄自稱老夫失禮非也彭生對仲遂吾
子相之老夫抱之彭生賢者必無越禮之稱蓋對他

國君大夫皆得自稱己國則於君名於大夫得稱耳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應氏鏞曰一國有賢衆國所仰故越國而來問文獻不足則言禮無證故必告之以其制言舉國之故事以告之也

陳氏櫟曰苟他國越疆而問此老者以事焉則必當告老者以其國之制度詳其本末始可爲之謀亦以其老而免其反覆辨難之勞也

姚氏際恆曰越國而問孔氏曰越國猶他國也他國問己國君之政按越字而可訓他字左傳云古者越

國而謀嘗謂此老臣越他國他國問之也
朱氏軾曰古大臣復辟明農非偷安也亦非有見于知足不辱之義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身衰知耄猶戀戀祿位誤國妨賢是小人之尤者故七十必致仕爲然典型猶在物望所歸不得謝而待以殊禮爲社稷蒼生計非徒酬德報功已也顧人君尊禮老臣老臣猶謙讓未遑于他國曰老夫不自有其賢也于本國稱名并不自言老也寵利居功臣道所戒也他國來問必告之以其制者謂老夫所知者先代舊章若審時度勢以善俗宜民時賢之責也

姜氏兆錫曰越國來問者以其年高德劭也必告以制者禮以文獻爲徵也　又曰此章備言人生老幼始終之節以起下各章事親敬長之禮也

續禮記集說卷一